



五个年轻人的互联网相亲



从传统的一对一、面对面，到“流水线”式互选，互联网不仅重塑了相亲的过程，也深刻影响着年轻人对亲密关系的认知。在这段通向未知的旅程中，当情感被技术和效率“加持”，青年一代经历着理性与感性的彷徨，有人身陷挫败和迷茫，也有人在反思中不断成长。



百人单身露营派对 受访者供图



线下百人速配轮桌相亲活动 受访者供图



徒步溯溪一日游

双方大多在见面前就“心中有数”。而在相亲平台上，用户的资料经过修饰和美化，呈现出的是一个更为“理想化”的自我。这就导致，见面更像“拆盲盒”。

在相亲中，男生通常会被期待更主动，张煜也倾向于掌握主动权。第一次见面，他会约在咖啡馆，要是没感觉，就到此为止。“如果每次都约饭，是一笔挺大的开销，有时对方会提出AA，但我不会让女生掏钱，因为这可能是一种考验。”如果还有第二次约会，张煜会邀请女生爬山、看展、逛公园，在轻松的氛围中，进一步加深了解。

李建中是张煜的本科室友，在海淀某互联网大厂做程序员。或许是出于职业习惯，李建中对相亲，也有着写代码一般的严谨。

为了记录相亲进度，李建中建了一个Excel表格，里面分门别类列出了相亲对象的基本信息、互加微信的日

期、约会的时间地点。第一次见面之前，他会根据对方的兴趣爱好列出几个问题，用于尴尬时救场。每次见面之后，他会在表格里附上几句总结，或是失败的原因，或是后续的打算。

“使用平台相亲，也要‘留个心眼儿’。”李建中渐渐总结出一些经验。比如，为保证用户资料真实可靠，一些头部平台进行“学历认证”和“工作认证”。如果对方这两项认证未通过，即便自我介绍写得再天花乱坠，李建中也不会考虑，“认证并不复杂，如果这种基础工作都不做，要么学历和工作是硬伤，要么对方的目的不是相亲。”

合适但不心动

沈忱曾离“上岸”很近。今年初，她在平台上匹配到一个条件很合适的男生，对方是位律师，高瘦身材，硕士毕业，父母也在体制内，算得上门当户对。两个人接触了5个月，男生对她很上心，每周都约她出来，下雨天会提醒她带伞，十分周到有礼。

但沈忱就是无法进入状态。一次午餐时，对方试探性地询问能否进一步发展，她实在给不出答案。她想，可能是男生的身材太瘦弱，也可能对方缺乏一点幽默感——总之，她忘不了大学谈恋爱时那种“小鹿乱撞”的悸动，那或许才是爱情的样子。

沈忱心里明白，走到相亲这一步，理性应该战胜感性，但又见了几次面后，她还是拒绝了对方。

对于从事科研工作的苏伟来说，上网相亲跟做实验很像，略带玄学色彩，不是努力就有结果。苏伟身高182cm，戴黑框眼镜，很符合人们对理工男的想象。他一路从本科读到博士，将学业摆在第一位，从未谈过恋爱。等他开始着急找对象时，已过而立之年。

为了锻炼自己的社交能力，每次单位工会组织联谊活动，苏伟都会报名。在他看来，有单位牵线，大家背景相似，更有共同语言，他还能向其他男嘉宾“偷师学艺”，在实践中进步。

为了增加相亲的成功率，李建中还加入了校友会的“单身俱乐部”，有空就参加活动。他们去过京郊的水库自助烧烤，也玩过剧本杀、攒蛋和飞盘。比李建中高一届的学长在一次剧本杀中脱单，“那次是一个推理本，他和药学院的小学妹‘斗智斗勇’，玩得很投机。两个人都意犹未尽，后来又单独约过几次剧本杀，顺理成章就在一起了。”

去年年底，李建中脱单了，进度表里的名字数量停留在19个。他和女朋友在平台上相识，对方在银行工作，年龄小他两岁。认识两个月后，双方确立恋爱关系，如今已在筹备婚礼。“爱情很难，有人愿意跟你‘双向奔赴’不容易，应该好好珍惜。”李建中说。

“云相亲”三年，陈脉的心态起伏很大。在相亲平台上，为提高效率，年轻人基本都是多线交流。陈脉经常同时跟两三个男生接触，然后不由自主地陷入权衡和比较，稍有不合意，她就产生放弃的念头，“平台上选择那么多，要不然再等等？”面对看似无尽的选择，陈脉有时会生出一种无力感，不知道自己在等待什么，也不知道这种“大海捞针”何时是终点。

学会如何去爱

陈脉大概算了一下，自己见过的相亲对象已经超过50位。现在，陈脉依然每天登录平台，但她尝试着放平心态，状态好就安排见面，没有能量时也不逼迫自己。她觉得，自己需要“回回血”，更需要弄明白一个问题：爱情到底是什么？

“云相亲”是一个契机，让苏伟渐渐意识到，“学会如何去爱”跟学业、事业一样重要，自己欠缺的这节课，是时候补上了。最近，每次跟相亲对象见面后，苏伟都会在微信上“回访”，虚心地向女生指出自己的不足。有人建议他改变一下着装风格，他便开始学习穿搭；有人觉得他有点腼腆，他便尝试着打开自己，挖掘自己做研究的趣事，主动跟相亲对象分享。

得知沈忱一个人在深圳打拼，几位年长的同事经常邀她去家里玩，做些家常菜给她换换口味。一个周六的下午，太阳晒得暖融融的，同事两口子在厨房忙活，沈忱在客厅里跟小朋友一起搭乐高，猫咪好奇地围着她俩转圈——或许是被温馨的氛围所感染，那一刻，沈忱很想在这座城市安家。

最近，沈忱参加了一场同学的婚礼，新郎和新娘在一次朋友组织的搭伙旅游中相识、相爱。在沈忱看来，男生在学历、家境两方面都稍逊女生一筹，可两个人对视时，眼中是盈盈的爱意。她不禁想，“如果真的相爱，是不是就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？”

为了找回“心动”的感觉，沈忱决定暂时从相亲平台抽离，换一种方式遇见爱。她报名参加了几个户外运动社团，一到周末就去登山、远足、划桨板，一方面是为了锻炼身体、认识朋友；另一方面，她喜欢高高壮壮的男生，“在这里遇见的几率或许更大。”

许多像沈忱这样的年轻人，希望通过轻松自然的方式结交异性，以便双方更真实地了解彼此，在互联网相亲外，“恋综式旅行”悄然兴起。不同于传统旅游团，旅行社根据报名者的兴趣爱好、年龄等相关信息组队，并组织各种主题游活动，成为年轻人寻找爱情的又一途径。

(为保护个人隐私，文中受访者为化名)
据《工人日报》

向主流交作业

5年前，从天津某高校硕士毕业的陈脉来到北京，成为一家社科类出版社的编辑。刚工作那两年，她把出租屋布置得舒适温馨，沉浸在独居的快乐中，对恋爱和结婚并不急切。

最先沉不住气的是陈脉的父母。这几年，陈脉的表哥、表弟和堂妹相继结婚，过年催婚的话头转向了陈脉。父母觉得面子上挂不住，在一次春节聚餐后跟她郑重谈起了婚姻，提醒她“必须有紧迫感了”。此后，这样的谈话经常发生。面对父母的催婚，她也抗拒过，但最终选择妥协，“只有先向主流交作业，才能真正做回自己。”

然而，结婚这件事的难度，超出了陈脉的想象。她的理想型是阳光开朗的理工男，跟自己形成互补。然而，上班后每天两点一线，生活轨迹固定，结交新朋友的机会也不多，很难在熟人圈子之外遇到合适的男生。

这时，一些主打高学历的社交婚恋交友平台吸引了陈脉，她发现这种方式“认识人更容易”。注册完成后，陈脉把其中三个平台的服务号在微信聊天页面“置顶”，开始勤勤恳恳地每天登录打卡，“用对待学业的态度对待相亲。”

与陈脉不同，33岁的张煜一直对婚姻满怀憧憬。张煜成长于一个幸福的家庭，在他儿时的记忆里，父母之间总有说不完的话，母亲的声音清脆好听，父亲则总是微笑着回应——提到爱情，这样的画面就会自然而然地在张煜脑海中浮现。

从北京某高校数学系毕业后，进入职场的他更加渴望亲密关系，期待得到支持和陪伴。由于时间和精力有限，追求效率的他决定上网找对象。两年前的“光棍节”（11月11日）那天，他点开互联网相亲小程序，开始了一场“寻爱之旅”。

“流水线”式互选

开始“云相亲”前，要先打造个人主页。平台会要求用户填写年龄、身高、体重、教育经历、家庭背景、兴趣爱好、爱情观等内容，以便访客查看并快速做出判断。为了展示自身最有价值的部分，每个人都要经历一番仔细斟酌和自我拆解。

在个人主页上，张煜的形象是一个“身高171cm”“硕士学历”“年薪50万”的33岁金融男。为了提高竞争力，他没事就刷别人的主页，然后不断完善自己的简介。

每天中午12点，平台会向张煜推荐10位精选用户，每隔3个小时，还会为他匹配30位同城单身女生。起初，张煜会认真地看完每位女生的叙述，考量性格是否合适，但时间久了，他开始迷茫，“兴趣爱好那栏，很多人写着读书和旅游。而在择偶要求里，出现频率最高的是‘三观契合’‘有责任心’。”

他觉得，每个人都很相似，像是人群中面目模糊的一团。现在，张煜的筛选变得更加高效。点进女生的主页，他的目光先锁定出生年份，如果对方比自己大，就直接滑过。然后再看身高，筛掉158cm以下的女生。年龄、身高都达标的，他会快速扫一眼照片和其他内容，如果对方颜值、学历尚可，出身城镇家庭，他就毫不犹豫地发送“心动”。

26岁的沈忱是辽宁人，在深圳某高中当老师。和陈脉一样，她也同时游走于几个平台之间。这样的弊端是，有时候会“串台”。有一次，一位在某个平台上谈崩了的男生，又在另一个平台上联系了她。上一轮聊天中，这位男生翻来覆去就是几句话：“吃饭了吗”“下班了吗”“在干吗”，当时沈忱觉得对方木讷无趣，现在她意识到，人家可能对她兴趣有限，只是在“广撒网”。“这种流水线式相亲，在不认识之前，又能要求几分真心。”她无奈道。

约会像“拆盲盒”

双方互选成功后，平台的服务就结束了，剩下的步骤要靠用户自己推进。传统相亲模式下，有介绍人做背书，